

January 1934

西化始於南方的原因

Xujing CHE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序經(1934)。西化始於南方的原因。《嶺南學報》，3(3)，75-91。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3/iss3/7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第二編

第五章

西化始於南方的原因

南方之所以爲新文化的策源地，或是西洋文化的媒介，至少具有二大原因：一是由於西洋人之來中國者，主要是在南方；一是由於中國人之到外洋而和西洋文化作直接或間接的接觸者，主要都是南方人。

我們且先談談西洋人之來中國的概略。

西洋人之來中國的原始，我們至今尚沒有確實的智識。有些人因「中國民族西來」之說，以爲炎黃以前，中西民族或已有密切的往來。有些人又以爲西洋人之來中國，却在三代之世。梁任公稍近前說，張星烺似近於後說。我們根據可靠的史書，後漢書西域列傳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玳瑁。這裡所說的大秦，世人傳說爲羅馬，而所謂「自日南徼外」，明明是指明由中國的南部而來。這樣看起來，則西洋人之來中國，老早已從南方。又據梁書諸夷列傳：吳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宗秦論來至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孫權。這也是先至中國的南方。

唐時的景教，乃西洋基督教的一支流，由波斯傳入中國，盛行一時。其東來的途程，究竟是由海道，或由陸道，尚沒有正確的證明，但是唐代因爲波斯廣東間的交通很盛，政府且設市舶使官職，(?)以

資治理。則這些傳播景教的人，也許是由海道而從南方輸入。此外又如元代因兵威疆土遠至歐西，西洋人之來中國者，雖多自陸道而達中國的北方，然教士像 Odoric 最先至廣東而為羅馬舊教傳入中國之始。且據馬可波羅的遊記，他曾由海道由中國東南海而達波斯返歐洲。他又說明印度使者由海道來中國，費用省而歷時迅。那麼西人之由海道而達中國東南岸者，也非沒有可能的。

然而上面所說的西洋人之來中國雖是先至南方，不過所謂海道並非純粹的海道。他們必定經過不少途程的陸道，然後始能取海道而東來。這些陸道跋涉很是艱難，時日既久，危險又多，結果是使他們不能繼續的到中國。所以元代以前的西洋文化之於中國，簡直是沒有什麼大關係。

到了明之末葉，歐洲的探險家有些繞南美洲，有些繞南非而東來，於是中西的筑道始能直接溝通。從此以後，西洋人之來中國者，絡繹不絕，而西洋文化之影響於中國，也逐漸發展。

西洋人由航道直接最先來中國者，為伯勒斯持羅 (Raffael Perestrello)。伯氏本為葡萄牙人，明史外國傳稱為「佛郎機」人；他於明正德十一年(一五一六)到中國的南部。其次年，葡人 Ferdinand Andrade 至上川島。同年葡人 Mascarenhas 也到福建。此後越來越多，浙江的寧波，福建的廈門，而特別是廣東的港口，時時有了洋人的踪跡。

到了明嘉靖年，(一五三五)葡人且據澳門以為根據地，關於這件事，明史外國傳有了一段紀載：

「濠鏡在香山縣南虎跳門外，先是暹羅占城爪哇琉球渤泥諸國互市，俱在廣州設市舶司領之。正德時，移於高州之電白縣，嘉靖十四年，指揮使黃慶納賄請於上官，移之濠鏡，歲輸課二萬金。佛郎機(按乃葡萄牙之誤)遂得混入。高棟飛甍，櫛比相

望，閩粵商人，趨之若鶩。久之，其來益衆，諸國人畏而避之，遂專爲所據。」（參看瀛環志略的記載）

這是葡人佔據澳門之始，從此以至香港之割讓，澳門都爲西洋人在中國的唯一居留租借地，或是東方的歐洲的縮影。

繼葡人而來中國者，爲荷蘭人，關於荷蘭人，明史外國傳也有一段頗詳細的記載：

「荷蘭又名紅毛番，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頗偉倍常。萬曆中，福建商人歲給引往，販大泥呂宋及咬啗吧者，和荷蘭人就諸國轉販，未敢窺中國也（自佛郎機）按係葡萄牙）市香山，荷蘭人聞而慕之。二十九年駕大艦薄香山，澳中人數詰問，言欲通貢市，當事難之，稅使李道卽召其酋入城，遊處一月，乃遣還。澳中人慮其登陸，謹防禦，始引去。海澄人李錦及奸商潘秀郭震久居大泥，與荷蘭人習，語及中國事，錦曰：若欲通貢市，無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嶼，去海遠，誠奪而守之，貢市不難成也。酋卽命駕二大艦，直抵澎湖。時三十二年之七月，（一五五三）迅兵已撤，如入無人之墟，遂伐木築舍，爲久居計。當事屢遣使諭之，嚴禁奸民下海，犯者必誅。由是接濟路窮，無所得食，十月末，揚帆去。後又侵奪臺灣地，築室耕田，久留不去。」

荷蘭人之來中國的南部，雖是很早，然荷蘭人在傳播西洋文化於中國的位置，不大重要。繼荷蘭而到中國，而且在中西關係上佔得最重要的位置者，要算英國。而英國所注目的中國也是南方的中國。

英國人之始來中國，是在明崇禎八年。（一六三五）他們最初率領艦隊到澳門，因被澳門的葡萄牙人拒絕，乃率艦隊直進虎門。虎門礮台見而砲擊，英艦也發砲還擊，結果是砲台被陷，廣東總督大驚起

來。於是遂許其在廣東的河口通商。此後又得鄭經的允准，而在臺灣的安平福建的廈門兩處通商。清之初葉，國勢強盛，英人屢請在沿海各地通商，然除南方的廣東外，均未得清廷之許可。到了十九世紀的初葉，鴉片戰起（一八三四），至一九四二年鴉片戰終，南京條約因而產生。條約中規定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為通商港口，並以香港一島割讓于英，於是香港遂為東方的英國第二，而英國此後之蠶食和侵畧中國，也以香港和通商口為根據地。

此外又如美國商船，於一七八四年也始來廣州，十四年後且遣派領事以辦理邦交。總而言之，西洋人之初來中國者，均以南方為目的地，他們之來中國，主要既在南方，他們的文化之影響於中國，主要也在南方。

事實上，自中西海道直接溝通以後，而特別是英人來華以後，所謂中西交通史，是一部中國人的傷心史，屈辱史，南方首當其衝，說起來徒增遺恨。然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固未嘗不由於歐人之侵畧野心，但是中國人之冥頑不靈，貪污苟且，誇大無知，而昧於世界的大勢，乃是造成大錯的最大原因。我們的愚見，以為假使中國在中西海道直接溝通以後，而能不為利誘，不為物蔽，虛心誠意來考究西洋的情況，效法西洋的優點，則不但三百年來的中國，不會有了這部傷心史，且或凌駕西洋，而開世界的新局面。中國人不願這樣做去，結果是自己吃虧，被人強迫去採納人家的東西，模仿人家的文化。所謂首當其衝的南方，在一方面看去，固是受四千年來未有之奇辱，在他方面看去，却為三百年來的新文化或是西洋化的策源地。

我們現在再來談談南方人之到外洋，而和西洋文化作直接或間接的接觸，而影響到中國，尤其是南方的中國的文化。

西洋人之來中國，是由海陸兩道，中國人之去外洋也分海陸兩途。

然而正像西洋人之由陸道而來中國者，沒有什麼可述，中國人之由陸道而到外國者，也是沒有什麼可述。至取海道而由閩粵至南洋澳洲東達北美，西至歐非者，歷史既久，人數又多，所以勢力也很大。據漢書地理志說：

「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可行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行，可行二十餘日，有謁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都夫甘盧國，自都夫甘盧船可行二月餘，有黃支國。……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返矣。」

這裏所說的黃支，已程不國，是否歐洲所屬，還是疑問。有些人以為必須步行十餘日，是尚未開闢的蘇彝士運河一帶，而再須二月水路，就是經過地中海，黃支音近法蘭西(Frank)，可是這種解釋，也是臆料。但是這裡已給我們一個暗示。中國人之由海道而到外國的歷史很久，同時其出發點乃是中國的南方，而且此後國人之由海道到外國者並不乏人，而其最顯明者，厥為三保太監之下西南洋。這次的海道長征，雖出發於中部的蘇州河，然鄭和既是雲南人，而從行者也多是南方人。

可是在東西航道尚未直接溝通以前，中國人之由南方而到外國者，從中西文化的接觸上看去，沒有多大關係。就是有，也是很間接的。自葡人由海道到馬刺加後，在南洋各處的中國人起始和西洋接觸而繼續不斷。到了西洋各國征服南洋各國而成爲殖民地，中國人之在印度馬來半島爪哇以至菲律賓各處者，遂直接的在西洋人統治之下。西洋人之佔據這些地方，目的是在於經濟的侵畧，所以一切設施，都以此爲依歸。而對於其文化的各方面的實現和傳播上，有與其在本國的文化相形見絀，多有差異。比方政治上在本國可以施行真正的民治，而在殖民地却是獨裁專制，然大體上總可以說是西洋文化的化身，而處

處表現出其文化的精華所在。中國人既統治於這種文化之下，則有意或無意中已受過這種文化的薰染，而其結果是間接影響於自己本國。英國海峽殖民地總督 Drank Swettenham 在 British Malaya 曾說過：

「白人未至馬來半島以前，華人已在該地開礦，捕魚，經營各種貿易；英人管理半島時，着手建築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於華僑之手。至於開礦事業，純由華工首先投身蠻荒，冒萬死，清森林，闢道路，每有犧牲其生命者，此外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尚多。英政府之修鐵路築橋，皆由華工包辦。當歐人不敢冒險投資時，華僑則冒險而為之，又經營商業，開半島之航路，招致華工，闢半島未啓之富源，英政府收入十分之九，皆出華僑之手。馬來半島之有今日，皆華僑勞力之結果云。」(李長傳譯文)

不但如此，所謂歐人所辦的公司商店，也多由中國人為之主持。歐人的學校教師，也找了不少的中國人。歐人治理之下的政府人員，也有不少而並非沒有重要的中國人。所以不但馬來半島之有今日，皆華僑勞力之結果，其實馬來半島就是華僑的馬來半島。要是馬來半島的文化，是歐洲文化的化身，那麼這種華僑的文化就是西化的一部分。

馬來半島是這樣，爪哇群島，菲律賓群島，安南等處，也是這樣的。凡是到過南洋者幾若置身於一現代化的中國裡而不覺其為在外國。質言之，所謂南洋羣島，政治上法律上理論上，固是屬於歐洲各國，事實上却為中國的別墅。使西洋的民治精神，能夠移植到這些地方，使殖民地的政府能夠實現一個真實代表民意的機關，則南洋群島簡直就要成為中國人的南洋羣島。

南洋因為華僑的中心，然華僑的足跡所至，幾遍整個的世界。我

們一遊南北美洲，甚至很小的市鎮。也有中國人的足跡。我們到歐洲澳洲以至非洲也處處可以找出華僑的萍踪。這一些在歐美的華僑比之歐美的人們，其處境之艱難，智識之固塞，匪不待言。然他們若回到本國，或比之本國的人們，却是站在優勝的地位；同時他們在傳播西洋文化的功勞上，似又不可忽視。

這些足跡遍五洲的華僑的確實數目，雖是人人言殊，然據最近和比較為多數人所公認的統計，約有千萬左右。一個歐洲的國家的人口，有時也不過是這麼多。今受治理於歐人的政府之下的華僑，也有了這樣多的人口。以一百年前只有一千萬的人口的英倫和威爾士，竟能使英國的國旗飄搖於五大洲，而佔世界最多的領土，而握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牛耳，假使這一千萬左右的華僑而能成為有教育的華僑，則將來對於世界的貢獻也必很大，何況對於祖國？

然而這一千萬左右的華僑，差不多完全是閩粵人，閩粵兩省的人口，約有五千萬，而出外的華僑佔了五分之一的人數，和中國的人口總數四萬萬來比較，則得四十分之一。五個人中有一個是華僑，華僑的地位之重要，固不待說；四十個人中有了一個華僑，則華僑對於貢獻於祖國的能力，也很顯明。我想歐人之在海峽殖民地者，不過四五千，不只百萬的華僑，受其統治，其他百數十萬的亞洲人，也受其統治。換言之，每四百個亞洲人中，只有了一個歐人，比之每四十個中國人中有一華僑要多十倍。今以二百萬的亞洲人而受了四五千的歐洲人的影響和指揮，却能於百數十年間，披荊棘，闢草野，造成歐洲文化的化身。假如這千萬左右的華僑，能受過現代的教育，發奮有為，則其對於中國的西洋化的努力上，十倍易於西洋人之西化海峽殖民地。

華僑之在外國者既日增，外國人之抵制華僑者，亦蜂起雲湧。比方美國於數十年前因需要工人建築鐵道，曾與中國政府訂約獎勵華

人之移美。後來鐵道既成，美人遂極力限制華人入口。此外又如澳大利洲菲律賓安南以至暹羅馬來半島，也多方設法爲難，以阻華人之移殖。近數年來，世界經濟呈恐慌之現象，華僑之被人排斥，日甚一日。因此有些人以爲此乃華僑末路的預兆，同時也是中國民族的未來的厄運。我們以爲從一方面看去，華僑這種的不幸，雖於中國而特別是南中國的經濟，以及文化的其他方面上與以大打擊，然從他方面看去，這種現象大概是暫時的，而且也許正因了這種的厄運，而生出中國未來的幸運，也未可知。

原來這些華僑從中國的因襲的固有的文化的眼光看去，簡直就是廢民，然從新文化或是西洋化的眼光看去，也許可以說是：

很有希望的人民。

爲什麼從中國的因襲的固有的文化的眼光看去，他們簡直就是廢民呢？

我們的回答是：在因襲的固有的文化中，移居外國這件事，簡直就是叛徒。春秋大義，是「內中國而外夷狄」，因此歷史上所載的張騫班超，每每當作窮兵黷武的人主的遺毒，這種思想和態度的結晶，可於大清律例二百二十五章內的條文裡見之：

「一切官員及軍民人等，如有私自出洋經商，或移往外洋海島者，應照交通反叛律處斬立決。府縣官員通同舞弊，或知情不舉者，皆斬立決。僅屬失察者，免死革職，永不叙用。道員或同品官員失察者，降三級調用，督撫大員失察者，降二級留用。如能事後拿獲正犯，明正典刑者，皆得免議。」

因爲習慣上中國人是反對向外移殖發展，所以外出的僑民，不但不加意保護，特別獎勵，反而格外摧殘。我們試看華僑之在外國，被人虐待慘殺，外人有時爲了不忍之心所驅使，而先函謝罪者；過去的

中國政府，不但是麻木不仁，惻隱心喪，且有函告外國人以所殺華人，皆係私自出洋，罪在不赦者。中國文化所養成的思想態度，既然若此，西洋人之目中國為半開化的民族者，並非無因。

政府和社會之對於出外的僑民既若是之殘酷，人民之還要離鄉背井而到外國者，大約不出下面數種原因。

一是因為經濟的壓迫而到外國者，清藍鼎元論南洋事宜書裡有一段話說：

「閩廣人稠地狹，田園不足於耕，望海謀生，十居五六。」

又如張相時先生在其華僑中心之南洋一書裡也說：

「夫我國人之富於財者，固莫閩粵人若也；然閩粵人之富，不成於閩粵，閩粵人正以其地瘠物貧，生計艱難，因而輾轉謀生於海外，以成其富也。」

「查閩省面積不過四十萬六千平方英里，為我國一小省份，而其人口則達二千萬人之衆，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約為四百三十人。且其地多山，河流亦小，土壤貧瘠，物產不豐；近贛省之處，山嶽重疊，尤不適於耕種，故其食糧已久不能自給。試就閩南言，貧瘠莫若泉，而僑居南洋者，亦以泉州為最多。此其因果關係，殊足耐人尋味也。……粵省情形，亦與閩省畧同。」

除了經濟的壓迫以外，政治上的反抗，也是他們出國的一個最大原因。比方南宋的末季，漢人因為不滿意於蒙古，或是受了蒙古的壓迫，逃走海外者，為數不少，心史的大義略敘裡說：

「諸文武臣流離海外，或仕占城，或墾交趾，或別流遠國。」

又如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裡說：

東莞李竹隱先生當宋末，使其墾熊飛起兵勤王，而身浮海至日本，以詩書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

此後在明末的朱舜水而特別是鄭成功的徒衆之亡於海外者，特別的多，至太平天國敗後，其徒之逃居於美洲南洋者愈衆，這些政治的逃犯，後來對於革命運動的貢獻，是我們所共知的。

此外因對於中國的禮教上不能遵守，而被迫或自動到海外者也不少。總之從中國固有的文化看去，他們總是叛從，他們亡命海外，對於祖國也許依依不捨，然想及中國之對待他們之殘酷無情，不得不自勉奮鬥，以求生存。這種獨立奮鬥的精神，用來與一般文化低下於中國的土人相抗衡，則可以克勝土人，而反客爲主；用來與文化優越的歐人相接觸，則所以造成今日的西化的殖民地。像南洋各處或是幫助西洋文化的發展，像築鐵路，開金礦，興農業的美國僑民。

我們放開眼睛一看：百餘年來，歐洲文化之伸張，遍五大洲，而華僑所居留的地方，若不是歐洲文化的發祥，大都乃是歐洲文化的移植地。他們既有了獨立奮鬥的精神，而不願效愚臣節婦來做中國固有文化的犧牲品，他們又久薰染於西洋文化之中，那麼他們爲西洋文化的媒介者，也是當然的。

這般不怕斬首，不畏艱難，不甘作無謂的犧牲，不願受腐化的壓迫，而亡命海外的人們，在世界尚能有今日的成就，那麼現在又被外人的排斥壓迫，而重歸故國，則對於這個荆棘遍野，瘡夷滿目的祖國，當然可以効力的。

何況事實上，百數十年來，所謂西洋化的運動，華僑所佔的位置特別重要，華僑所給與祖國的貢獻，特別繁多。關於這一點，我們不妨畧爲說明，備留心華僑問題的人們的參考。

從物質的西洋化方面來看，凡是到過閩粵省的人，都能明白福建的泉州，廣東的潮汕廣州四邑以至海南島，無論是城市鄉村，在物質方面的設施，比起華北各省有天壤之別。但是這些西洋化的物質的設

施，十九是出自華僑之手。此外又如所謂新經濟的組織，而特別是政治革命的運動之得力於這般華僑更是明顯。這一点我們當在下面再作比較詳細的討論。在教育上，廈門大學，集美學校，及廣東像嶺南培正以至許多的公私立學校，大多數都直接或間接與這般華僑有很大的關係。而閩粵一般學子之在學校求學者，也很多的直接或間接仰賴於這般華僑的接濟。他如日常生活之西化上也很受華僑的影響。在廣東的四邑，平常說話，且有夾入一二英話者，至於言語之直譯音者，像士担(郵票)燕梳(保險)等名詞差不多成爲婦孺所常用，又如工商業種種的發展上，得力於他們者也多。

當華僑在南洋澳美的景象很好的時候，他們每年滙返國內的款項，成爲吾國一種重要的入超。譬如以我調查所得的海南一島而言，由稍具規模的各信局的統計，也有兩三千萬元。此外沒有統計者，尙不知其多少。這些款項，不但是在文化各方面的設施上爲用甚大，就是一般人的家常日用，也多仰賴於此。現在經濟恐慌，其影響於內地良非淺鮮，然回國的華僑，若以往日之在外國的獨立奮鬥的精神，以從事國內農工商業的發展，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於國家的前途上補助必非微小。比方海南一島，曩者差不多完全仰賴於華僑的款項，於是件件仰給于外來，結果是物價昂貴，甚於外國。自一般華僑在外無工可做而返瓊後，耕種工作，漸有其人，一年之間，日常食品的價目，幾減一倍。可知目前的不景氣是禍是福，尙未可知。

總而言之，我們的意見是：文化是由人類而創造的，文化也是爲人類而創造的。每種文化的程度如何，常視創造這些文化的人努力如何以爲衡。這般華僑過去既能努力，又得了西洋文化之薰染，其在外國既能適應於環境，而與外人抗衡，以圖生存，而不至像美洲馬來半島的土人的不願適應於現代文化之下，而致幾乎滅亡；則今後以同樣

的努力，同樣的經驗，同樣的訓練，而建設新的祖國，那麼對於中國將來必定可以有比較從前更大的貢獻。

平心來說，數十年來國人之對於華僑的態度，已逐漸改變。上面所說的大清律例，因得駐叻領事黃遵憲及駐英公使薛福成之力，於一八九四年將其廢止。而大臣像李鴻章之流，也極力主張保護華僑。到了一九〇一年，清廷且有厚待華僑的諭令。其意以為中國人民之出洋者，不止數十萬，其生命財產，外國政府且負保護之責，我國對此安能漠視。他如端方之設立暨南學校，專為收容華僑子弟，以及年來政府之勉勵華僑返國，振興農工商業，均足證明華僑位置之重要。無奈國內年來內亂不已，萬事難於設施，華僑手足胼胝，始能致富，返國既無保障，而貪污官吏又從而敲詐之。就如北伐時期，華僑所捐的款項，至今還不知其全數的下落。又如這次十九路軍抗日，南洋華僑之捐款，據鄒敏初先生的調查，達二千萬元，而十九路軍實收之數，不過二百萬元云。這樣的做去只有使華僑們失望而已！

然而這般不怕兇殘的土人，不怕文化優越的歐人的華僑，現在因為環境的壓迫，而逐漸返國，楚材楚用，也許是對於中國的前途是有益的。

華僑所處的地位既若是之重要，則華僑今後所應當努力與警惕者也正多。黃炎培先生很痛快的說：

「一部南洋華僑史，純是極慘苦的人民自力奮鬥耳。二千年間惟元以國力征取緬甸安南爪哇，設婆羅洲行省，此外無不恃人民自身之力，與天行戰，與他民族戰，九死一生而得之，宗國匪直無援，當時愚且酷之政府，轉加迫害焉。林道乾之被逐，郭惟泰之被戮於明，巴城僑民之被棄於清，其明證也。揮之不棄，殺之不盡，孳乳繁昌，以有今日，此其生活，不可謂不強也。

雖然，與土人戰，我有文化，而彼無之，故我勝；與白人戰，彼有國力而我無之，我其何以自存耶？」

其實歐人之所以戰勝我人，正像我人之所以戰勝土人；土人之所以敗於我，既是因為土人的文化不及我，我人之所以敗於歐人，也是因為我人之文化不及歐人。華僑既飽嘗這種優勝劣敗的滋味，那麼華僑應該格外覺悟努力，去提倡西化了。

跑去外國找工作，營工商業的華僑，固差不多是南方人，跑去外國去留學的華僑之最先者，最多者，也許是南方人。

中國之有留學生，始於何時，沒有確實的記載。梁任公於一九二〇年著了一篇千五百年前之中國留學生，乃是說明一般赴印度求經的法僧，並非赴西洋的留學生。據張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篇（二冊頁四四一）曾有下面一段記載：

「鄭瑪諾字推信，廣東香山人。自幼往西國羅馬京都習格物，窮理超性之學，並西國語言文字，深於音學辨析微茫。康熙十年辛亥來京，十三年甲寅卒，墓在阜城外滕公柵欄。」

張氏且有一段註語說：

「韓霖張賡之聖教信證所載，明末清初西來之教士，共凡九十一人，上方所舉，除有著作之諸人外，又有鄭瑪諾一名，乃中國人，自幼即往西國。此人似為葡人重啓中歐交通後中國第一人曾到歐洲者，其事不可不記也。」

按康熙十年辛亥是公歷一六七一年，三年後，鄭氏卒。那麼這時候的鄭氏也許到了晚年，上面所說鄭氏乃幼年赴羅馬留學，則他赴歐洲的時候，也許是十七世紀的上半葉。要是鄭氏而是到西洋留學的第一人，那麼中西海道交通後，赴西洋留學的運動，又是始於南方了。

我們並且知道在十七世紀的下半葉，福建有了一位叫做沈福宗者

，曾到過英法留學，英國的東方考古學者 Thomas Hyde 曾提起他，聽說他曾參加過一六八五年的英王詹姆士第二 James II 的加冕。此外在十八世紀的中葉，廣東肇慶的楊高也到過歐洲留學。

事實上南方因為和西洋的接觸較早，則南方人之因為宗教或商業上的關係，而到西洋求學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上面所舉幾個人，也許不過是很多人中之一二罷。

嚴格來說，是一八四七年中國始有正式的赴美國留學生而為近代留學的嚆矢。這些留學生，是容闈黃寬黃勝三位。他們通通是廣東人。關於容氏的事略，我們別有專論說明，現在且從容氏的西學東漸記所載，關於他們赴美的原委，以及黃寬黃勝的事略。

「一八四六年冬，勃朗先生回國去之前四月，先生以此意佈告生徒，略謂已與家屬均身體羸弱，擬暫時離華，庶幾遷地為良。并謂對於本校感情甚深，此次歸國極願携三五舊徒同赴新大陸，俾受完全之教育。諸生中如有願意同行者，即可起立。全堂學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發聲，其後數日間，課餘之暇，聚談及此，每為之愀然不樂，其欣欣然有喜色者，惟願與赴美之數人耳。即黃勝黃寬與予是也。當勃先生佈告遊美方針時，予首先起立，次黃勝，次黃寬。

「予等均貧苦，若自備資斧，則無米安能為炊。幸勃先生未宣言前，已與校董妥籌辦法，故余等留美期內，不特經費有着，即父母等亦得二年之養贍，既惠我身，又及家族，仁人君子之用心，可謂至矣。

「在孟松(中學)之第一年，予未敢冀入大學，蓋予等出發時僅以二年為限，一八四九年即須回國也。三人之中，以黃勝齒為最長，一八四八年秋，黃勝以病歸國，僅予與黃寬二人居。恆晤

談輒語及二年後之方針，予之本志，固深願繼續求學，惟一八四九年後，將恃何人資助予等學費，此問題之困難，殆不啻古所謂戈登幾於無人能解者，則亦惟商之於海門校長，及勃朗君耳。幸得二君厚意，允爲函詢香港資助予等之人。迨得覆書，則謂二年後，如予二人願至英國蘇格蘭省愛丁堡大學習專科者，則彼等仍可繼續資助云。予等蒙其慷慨解囊，歷久不倦，誠爲可感，嗣余等互商進止，黃寬決計二年後至蘇格蘭補此學額，予則甚欲入耶路大學，故仍留美。議既定，於是黃寬學費已可無恐。

「翌年之夏，（一九五〇年）同時畢業，黃寬轉卽妥備行裝逕赴蘇格蘭入愛丁堡大學，予則仍留美國，後亦卒得入耶路大學。予與黃寬二人，自一八四〇年同讀書於澳門瑪禮聖學校，嗣後朝夕切磋，共筆硯者，垂十年，至此始分袂焉。

「黃寬後在愛丁堡大學習醫，歷七年之苦學，卒以第三人畢業，爲中國留學生界增一榮譽，於一八五七年歸國，懸壺，營業頗發達。以黃寬之才之學，遂成爲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繼復寓粵，事業益盛，聲譽益隆，旅粵西人之歡迎黃寬，較之歡迎歐美醫士有加，積資亦富；於一八七九年逝世，中西人士臨弔無不悼惜，蓋其品行純篤，富有熱忱，故遺愛在人，不僅醫術工也。」

我不厭煩來抄這幾段話，以表示這些留學先鋒的勇敢直前，努力用功，使二十五年後，中國人能有繼續渡重洋而留學美國，後來這一批留學生是完全由容闈的苦心孤詣，計畫奔走而來。因爲是得了政府的贊助，所以規模特別宏大，而開吾國政府派送留學生的先河。關於這次留學的詳情，我們當於下面再作敘述。我們這裡所注意者，是這

一般的留美學生，十九是來自南方。容先生自己說：

「當一八七一年之夏，予因所招學生未滿第一批定額，乃親赴香港，於英政府所設學校中遴選少年聰穎，而於中西文略有根抵者數人，以足其數。其時，中國尚無報紙以傳播新聞，北方人民，多未知中政府有此教育計畫，故預備學校招考時，北方應者極少，來者皆粵人，粵人中又多半為香山籍，百二十名官費生中，南人十居八九，職是故也。」

此後留學生之在美在歐在日者，南人屢居多數，其原因是：在日在美的華僑，多為粵人，故子弟之在彼邦求學較易；而留歐之學生，早年大率在英，南洋香港早年已有英人學校，一般學生在這裡畢業，赴英較易；而且自費學生留學外國，費用較繁，閩粵乃經濟較勝之區，學生之留外，當然比較容易。

寰球中國學生會民國十五年特刊曾調查民國十年至十五年的歐美留學生籍貫，其結果是江蘇最多，次為浙江，再次為廣東。然這個結果，僅以該會經理出國事務者為限，太約從南方而特別是廣東南洋一帶之赴歐美者，差不多完全不知寰球中國學生會之存在，而華僑子弟之在外國生長而就學彼邦者，又為該會所調查不及，故其所得結論，似不能以為討論之根據。

我們已說過文化是由人創造的和為人而創造的，同時她也是因人而改變和因人而傳播的。外人之來中國而影響於中國文化，是自動的；中國人因外人之來而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大概是被動的。中國的僑民受經濟政治種種的壓迫而跑去外國，而受西洋文化的影響，大概是無意的。中國留學生之赴外國求學，而受西洋文化的影響，是有意的。不論自動也好，被動也好，有意也好，無意也好，然在文化的傳播的結果上看去，總是一樣。這班傳播的人物，既以南方為目的地，則

這些結果的策源地，自然也是南方。

我們既已明白南方之所以爲新文化或西洋文化的策源地的原因，我們現在可以做進一步的研究，看看新文化的各方面是否策源於南方。